



容齋續筆卷第六 十五則

嚴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

乃



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韜鈴延子荆蓋以自況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

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王嘉薦孔光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哀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請廷尉嘉對吏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光為丞相按嘉之就獄由光逢君之惡而嘉

想其反言之耳
安有以奸為賢者

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隕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媚王莽爲漢蝨蟻尚得爲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悖之人亦有不能違者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

攻其後還師悉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鑿而沉之守文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沉之爲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篡唐之後蘇循及其子楷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爲人以其爲唐鴟梟賣國求利勒循致仕斥楷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麥省之不懌曰宋州今年水灾百姓不足何用此爲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爲不足道於全

忠則爲可者矣所謂博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文章價貴之
見尚文之化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忠則爲可者矣所謂博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文章價貴之
見尚文之化

事無可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忠則爲可書矣所謂博而知其善也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月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巨萬時議以爲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杜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駟隨劔几義取無虛歲又有送斛斯六官詩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

文章價貴之
見尚文之化

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蓋笑之也韓愈撰平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宏宏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义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酬以絹九千匹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俛辭曰王承宗事無可

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文宗時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買然天官卒其門如市至有喧競爭致不由喪家裴均之子持萬緡請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於生死之間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旣而元氏之老狀其臧獲與馬綾帛洎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爲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徃反再三訖不得已回

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柳玘善書自御史大夫貶瀘州刺史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玘曰若以潤筆爲贈即不敢從命本朝此風猶存唯蘇坡公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謂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張文定公也此外趙康靖公滕元發二銘乃代文定所爲者在翰林日詔撰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亦辭不作曾子開與彭器資爲執友彭之亡曾公作銘彭之子以金帶緡帛爲

謝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盡朋友之義。若以貨見投非足下所以事父執之道也。彭子皇懼而止此帖今藏其家。

漢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是時對者百餘人帝獨善莊助對擢爲中大夫後六年當元光元年復詔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資治通鑑

書仲舒所對爲建元按策問中云朕親耕籍田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對策曰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書曰戊爲武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謂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

字故司天諂之耳

怨耦曰仇

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注云自古有此言按許叔重說文於速字上引虞書曰方速孱功又曰怨匹曰速然則出於虞書今亡矣以鳩僂為速孱以耦為匹以仇為速其不同如此而僂字下所引乃曰旁救僂功自有二說旻字下引虞書曰仁閱覆下則稱旻天藝字下引虞書雉藝今皆無此

或者兼引訓詁

說文與經傳不同

苗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撫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上為艸木麤乎地服牛乘馬為備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寅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天地壹壹縵有衣袽為需有衣絮書晉卦為晉巽為臯良為臯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窳三苗

為窳塞也音倅三苗勿以儉人為諛人諛問在後之

侗為在夏后之詞尚不忌于凶德為上不甚時

乃糗糧為餼糧教胄子為教育子百工營求為

夙求至於屬婦為媢婦媢音鄒有疾弗豫為有

疾不愈我之弗辟為不辟截截諛言為曼曼巧

言又圜圜升雲半有半無僚有爪而不敢以擻

及以相陵憊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

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禡新臺有泚為

有泚焉得諼草為安得蕙艸墻有茨為有薺棘

維緇有稽即維貌有稽也

茨薺古通如采茨是也

人欒欒為鬻鬻江之永矣為叢矣得此威施為

醜醜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任任俟俟

嗶嗶駱馬為疹疹赤鳥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

擊民之方殿屎為方唵呶混夷駮矣為大夷呶

矣陶復陶穴為陶覆地室其會如林為其殫國

步斯頻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葳葳論語荷蕢為

荷吏褻裘為結衣又有跂予之足一句孟子源

源而來為諛諛徐願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切左

傳尤涼為牝涼交夷為發發音夷圭寶為圭窬澤

黃與與古今字如字上亦從紅

窬窬古通

之荏蒲為澤之目籩禁苑也。袁甸兩牡為中佃一
轅。搃拊藉幹為搃部。薦幹公羊闐然為覲然。規失
再切暫國語。觥飯不及壺。殮為侏。飯不及一食
如此者甚多。

周亞夫

有宋代之議論惟恐成權歸于閭外務猜防遏抑之
容齋此條亦增以迎合時主之意然身為將帥者不可不知

漢景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
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
訖死於非罪景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
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

新而鑿反以景
略之權詞退咎
亞夫為傲呢鴻
詞人不可與讀

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悻直行者方
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
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呼吸不可測知之
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
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
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
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
傲睨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
意鞅鞅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隕

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鄴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煬王煬帝

金酋元顏亮隕於廣陵葛王裒已自立於是追廢爲王而謚曰煬邁奉使之日實首聞之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誚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覲德壽宮奏其事

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爲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旣同今得謚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左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詛射穎考叔以爲失政刑此外率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爲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

而取王子爲質以威王昇虢公政而取溫之麥
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
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
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
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爲母子如初杜注云
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通之
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虢
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息侯伐鄭曰不度德

杜云鄭莊賢書取郕與防歸于魯曰可謂正矣
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書使許叔
居許東偏曰於是乎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
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交惡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侯混爲一區無復有
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
志在苟免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爲悖理唯公羊
子於克段干鄆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爲得之

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
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
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灾歲大率經歲
四千五百六十而灾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
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
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
兩爻以上者畢萬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

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
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
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
變而之謙崔杼娶妻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過
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鞅救鄭遇
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爲說然崔杼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殆若專爲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
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

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予謂此正是用中文取義。前書論之詳矣。又有相與論事不假著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爲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豐之離。晉先穀違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怵侈，子太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爲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賾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

孔成子，古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廖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爲主。

鍾繇自劾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爲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畿爲太守，郡掾詣繇求留邑。繇不聽，邑詣許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

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輕慢憲度。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大爲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絲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予觀近時士大夫自劾者。不過云乞將臣重行竄黜。闔門待罪而已。如絲此章。蓋與爲他人所糾。亡異也。豈非身爲司隸。職在刺舉。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浹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竒卓詭之事也。楚昭王遭吳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

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
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流言不遜，
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
其鋒。」卿等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
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
訣，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衆皆哭曰：
「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圍張巡於雍丘，
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
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之，士心益

勸。河北四凶稱王，李抱真使賈林說王武俊，託
為天子之語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
況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
詔下，武俊遣使謂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
綏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盜據成德，韓
愈宣慰庭湊，拔刃弦弓以逆。及館羅甲士於廷
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衆心
動，麾之使出，訖為藩臣。黃巢偽赦至，鳳翔節度
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哭。巢使者怪之，幕客

日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無不
泣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
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田悅以魏叛喪師
遁還亦能以語言動衆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
勸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
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炎之難極
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第六

容齋續筆卷第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惺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云一夫治田百
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
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
然每當輸一石而義倉省耗別爲一斗二升官
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爲說分
若干甲有至七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庾
人執槩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

至於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爲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僦船負擔又須五斗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爲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爲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爲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閩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爾

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
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厲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
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第二人不相容此史漢
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敘及許叔重注文其辭
乃云一尺縵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第二人
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
耳厲王子安復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

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
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
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
蓋內篇也壽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
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敘以為蘇飛李尚左吳
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唯左吳雷
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
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凡千七百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環移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衆當爲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歸宿乎其爲嚮言無可疑者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者唯薛耳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周末始爲宋偃王所滅

其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儕邾杞滕鄫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爲邦亦自有持守之道矣

建除十二辰

建除十二辰史漢曆書皆不載日者列傳但有建除家以爲不吉一句惟淮南鴻烈解天文訓篇云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壬午爲

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
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
閉主太陰今會元官曆每月逢建平破收日皆
不用以建爲月陽破爲月對平收隨陰陽月遞
互爲魁罡也酉陽雜俎夢篇云周禮以日月星
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今注無此
語正義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
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
破陽今不知何書所載但又以十干爲破未之

前聞也

俗語筭數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
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三六五八四十五
九四十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
二九九八十一皆俗語筭數然淮南子中有之
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
劉歆典領鐘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
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

十六人四四十六人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
四等語

任文用事

唐順宗即位抱疾不能言王伾王叔文以東宮舊人用事政自己出即日禁宮市之擾民五坊小兒之暴閭巷罷鹽鐵使之月進出教坊女伎六百還其家以德宗十年不下赦令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不復敘用即追陸贄鄭餘慶韓臯

陽城還京師起姜公輔爲刺史人情大悅百姓相聚謹呼又謀奪宦者兵旣以范希朝及其客韓泰摠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諸將以狀來辭始大怒令其使歸告其將無以兵屬人當是時此計若成兵柄歸外朝則定策國老等事必不至後日之患矣所交黨與如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劉禹錫柳宗元皆一時豪雋知名之士惟其居心不正好謀務速欲盡据大權如鄭珣瑜高郢武元衡稍異已者皆亟

斥徙以故不旋踵而身陷罪戮後世蓋有居任
文之地而但務嘯引沾沾小人以爲鷹犬者殆
又不足以望其百一云白樂天諷諫元和四年
作其中賣炭翁十篇蓋爲宮市然則未嘗能絕
也

五十絃瑟

李商隱詩云錦瑟無端五十絃說者以爲錦瑟
者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
十絃所起劉昭釋名笙篴云師延所作靡靡之

樂蓋空國之侯所作也段安節樂府錄云笙篴
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亦
曰坎侯吳兢解題云漢武侯琴造坎侯言坎坎
應節也後訛爲笙篴予按史記封禪書云漢公
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武帝益召
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應劭曰帝令樂人侯
調始造此器前漢郊祀志備書此事言空侯瑟
自此起顏師古不引劭所注然則二樂本始曉

然可攷雖劉吳博洽亦不深究且空元非國名
其說尤穿鑿也初學記太平御覽編載樂事亦
遺而不書莊子言魯遽調瑟二十五弦皆動蓋
此云續漢書云靈帝胡服作筊篥亦非也

遷固用疑字

東坡作趙德麟字說云漢武帝獲白麟司馬遷
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
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
曰焉或曰蓋其語舒緩含深意姑以封禪書郊

祀志考之漫記于此雍州好時自古諸神祠皆
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三神山
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能
至望見之焉新垣平望氣言有神氣成五采若
人冠纓焉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出長
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蓋夜致王夫人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
聞若有言萬歲者云祭封禪祠其夜若有光封
樂大詔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河東迎鼎有黃

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可為觀如緱城
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
肯亦相似見歸熙甫史記問本亦用容齋此說然列子湯問篇述三神出
登下焉字豈以疑詞致訊哉在書其一事則謂安自見而文法恍
惚乃欲與一事相稱耳惟括結可睹矣向為微文也

儻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

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
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
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
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
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
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

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料云。子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

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
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
遂不敢復言災興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
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
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
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
廟迺可視近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

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
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
不請旣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
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
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旣至趨趨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靳固奄有

物爲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
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
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
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
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
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

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
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
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
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
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
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

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賈家妻。閨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
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
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帷卷閒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
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蘧條三娘工

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
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
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
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韋毅編唐才調詩。以薤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
宓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第

子輿尸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旣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

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續筆卷第七

容齋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
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
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
六壬衍禽三命軌析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
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季主每況愈下
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
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
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
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
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
輶火焚其旗寇張之弧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蹇
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

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
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
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
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慮爲
廬夷上黨之沾爲漆河內之隆慮爲林廬蕩陰

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陽之酈為擲堵
陽為者陽鄴為讚沛之鄴為嵯鄆為多清河之
郟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寬
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臯為拓姑廬
江之雩婁為吁問山陽之方輿為房豫琅邪之
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丞
陽臨淮之取慮為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
末為闔末豫章之餘汗為餘于廣漢之汁方為
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昧金城之允

牙疑作牙

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撲剗為蒲環張
掖之番禾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
龜茲為丘慈西河之鵠澤為楷澤代郡之狝氏
為權精遼西之且慮為起廬令支為鈴祗遼東
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
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肄浦交趾之羸陵為
蓮萼九真之都龐為都壘日南之西捲為西權
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

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文題云家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
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
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
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
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
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衰絕字

水絕於申故桫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
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圮字之訓爲岸圮
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鍵
閉製字之義昭矣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
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
軍屬淮陰擊魏罌缶度軍史記蓋此計由邑所建

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衍言從他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藉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

頁父已辨其非

王史記侯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之許以為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粟客師古曰與紀傳

粟作粟者字之
譌也宜从索隱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粟
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
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鉦
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
輜重也彫距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
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
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
盜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
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

為衛也許慙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
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
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斬
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
云

蕭何紹韓信

黥布為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
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

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紹信
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
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
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
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
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
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

信反亦是羅織成者不可憑也

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
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荆西擊楚對高祖
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
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
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事越獨爲冤且扈輒
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
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
爲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
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

亦知其故耶欒布為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
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
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然則
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蠶
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
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
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塚螟蛉之

易首至大亦曰三
多譽四多懼

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
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為甚難
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踈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
唯間屋堦垣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故
燕巢幕上季子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

孔明所與伯言書乃江中引江表傳非三國志之文

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為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當當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吳自有史而壽採之南昭薛瑩華覈野史國史者壽書簡直而吳志多繁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
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
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
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
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它在清
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
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

歛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
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
漢因僑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
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
老之詩邪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近古今獨姑
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閭門葑門婁門齊門他

宋時無昏門
故但舉其五

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
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閨門皇門郭門墓門
又有師之梁桔扶之門周曰圍門魯曰雩門雉
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
門吏門宋曰耐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
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閱門蓋獲之門齊
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埜澤
之門見孟子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
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
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
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于盧高弼以盧叛齊閭丘嬰圍之
弼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鄰弼致
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于防臧紇得罪使來

後二語自是宋
人著題體不
為佳句
此江西使事法
與平生笑兩
身後五車書
之類正同
響硬差排身

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為紇致防而
奔齊按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
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
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
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
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
有帶甲約降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

焉

詩詞改字

綠字含得
無數芳菲在
綠字新而活
過字無力滿
字不亮入字
尤不妥然全
篇不為佳
黃詩是惡句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
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
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
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
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
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
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
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

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
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
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
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
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
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
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

女壻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
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
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
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
姝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
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
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
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閨之制漫附於此

後漢李膺之妹嫁姑之子鍾觀膺祖太尉
備觀伯父皓皆海內名賢則古人不以爲非也

容齋續筆卷第八

容齋續筆卷第九 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姪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爲邪臣廣

宋人避太祖諱
改直爲康

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

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此論可謂誅奸諛於既往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

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

所為不可上意

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猶幸房忌殺劉輔不書于本傳韓趙幸皆一時帝位他美自當別見亦不知史法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

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闕其鋒不可當願假竒
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
不得闕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
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
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
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
饗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
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
闕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
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
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
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
吳楚爲將還上書信軍事拜爲城陽中尉鄧公
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爲此策乃自請而
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
已也隨筆每中揀一事復中前論蓋用古遺法所以辟直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
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
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
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
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
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

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前輩論讀書須言外
求意為善學古人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
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
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
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
使弟為為已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
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僕句龜所出
地名以

卜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郕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僕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

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為禹攻有扈國為虛厲非也啓公有弟門與周公誅管蔡並用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

昨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
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
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
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

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
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听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謹字避諱改

僑似逸因而誤
也寫疑當作
逃似逸

曰母曰胡媵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
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
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之銘曰謹之勞勞
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
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廢之行之無
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
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
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傳
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
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

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

漢景帝爲人甚有可議鼂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塹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塹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臨

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太宗廟壩地爲宮請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爲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

彼無識者必固
請行矣

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
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
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
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
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
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
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夏侯嬰傳破李由

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
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
秦軍於杠里疾闚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
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
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
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藉
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
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
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
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
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然讀之
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

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藉受詔
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
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
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
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
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
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

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而後及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藥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

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闔基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光緱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爲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敘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

所謂諱德又
錄者其即此
老儒所授諱
仲塗後人曰
錄之德乎德
海工人所錄文
無行於北方也
款字

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
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
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
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
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
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
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
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

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
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
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
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
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
道不適用於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
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甘論最爲至當

容齋續筆卷第九

容齋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
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周而經傳煩簡
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
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
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
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
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
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崩徹為參客
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
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期生嘗干
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
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

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

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唐宰相表失之如王鐸之屬不當載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

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書

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實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以御史大夫名爲亞相光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證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

蘇頌李泌武元衡李吉甫亦名相也

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畧皆為一時名
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
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
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
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閔者闔焉
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
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

漢之郡守其
權則今之督
撫也

見德

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
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
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
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
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
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
力者乎惜其為征伐奢侈所以使民間不得見
澤為可恨耳

從來英明之主必事
無不知即遠方長吏
常若親臨其上

苦苜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
耆家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
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
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
耆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
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
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爲草
妖予按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爲苦蕒者是也天
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後二

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妖矣平慮草不知
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閭注如淳曰并閭其葉隨
時改政乎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顏師古曰如氏
所說自是平慮耳然則亦異草也鬼目見爾雅
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如
耳璫也赤色叢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
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
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
嘉交趾諸郡有之交州記曰高大如木瓜而小

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宿一名連
蟲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
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
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語說
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三日則試其所習業
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
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

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道美者也束脩之
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
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
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
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
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
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
然

敬學子尊師故聖道不廢古今皆不違也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忝冒固多尤其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求四月末雇舟離均借人至鄧本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穎昌而尚未聞來耗已累遣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特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鄧州分司復故秩許歸穎昌府則此帖當在五月閏忠宣猶未離永

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擢帥河東至於雇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爲長吏雖居最爾小壘而欲送還兵士唯意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辦否爲遲速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做策使申固要束稍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

今制感章云
民不畏死無

畏死則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讀者至此
多以爲老氏好殺夫老氏豈好殺者哉肯意蓋
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爲至愚至賤輕盡其命若
刈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爲敵國懍
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繼之曰常有司殺
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
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
骨瀕於餓隸其與受僇而死有間矣烏有不畏

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倏擾至於空天下而爲盜
賊及夷考其故亂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
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
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覲一官而已使君相御
之得其道豈復有滔天之患哉龔遂之清渤海
馮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盜王先成之說
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
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魁竒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
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閭史
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
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披其小
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
郡城為郡兵所敗後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一
數十百人出竒再奮北海即降海州臧君相帥
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三十人夜襲之掃
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說之曰有劉世徹者

才略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
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
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裘甫亂浙東
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旻勸甫引兵取越憑
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閒則長驅
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
宜歛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
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
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

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
主或說之曰僕射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
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為
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
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
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
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
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
成都攻揚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

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祝曰民
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
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
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
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
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為條列七
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
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

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唯乾坤爲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无妄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蒙同人離咸兌恒遯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貞者一蠱也利貞八大畜大批明夷家人中孚蹇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

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姤歸妹井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姤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興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爲卓所憚獨爲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爲荊州屬部受督於刺使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

頗輕之及獻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案行使者詐
檄殺之以償曩忿南陽太守張咨鄰郡二千石
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
將乘一時兵威輒害方伯鄰守豈得爲勤王乎
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袁術志悞遂亂堅乃奉
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議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帝位追尊兄策爲長沙王封其子爲吳
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

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
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以義儉矣
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盈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
於未兆可謂爲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其說迂
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
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爲王而帝子之封
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繼兄師秉魏政以次子
攸爲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
歸攸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殤帝亦終延平而爲永初。威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爲建和。唐宣宗以叔繼姪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爲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纔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曆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記皆失傳。竊計嶺蜀之遠制書到時已是

二年之春。是時宰相薛居正沈倫盧多遜失於不考。引故實致行之弗審。使人君即位而無元年。尤爲不可也。若唐順宗以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嗣位。至八月辛丑改元永貞。蓋已稱太上皇。嫌於獨無紀年。故亟更之耳。劉禪孫亮石宏符生李璟未踰年而改此。不足責。晉惠帝改武帝。太熙爲永熙。而以爲欲長奉先王之制。亦非也。唐中宗仍武后神龍。梁末帝追承太祖乾化。孟昶仍父知祥明德。漢劉知遠追用晉天福。隱帝

仍父乾祐周世宗仍太祖顯德皆非禮之正無足議者唐哀帝仍昭宗天祐蓋畏朱溫而不敢示

賊臣遷都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民數百萬口更相蹈藉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鷄犬高歡自洛陽遷魏於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於洛驅徙士民毀

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為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也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圖志所記某州至某州若干里多有差誤偶閱元祐九域志姑以吾鄉饒州證之饒西至洪州三百八十里而志云西至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洪五百六十八里按洪州書至饒又衍二十里是為七百六十里也饒至信

審按文獻
通以王存與
曾肇李德
窮被古州
定名元馬皇九
城志此作元
祐疑誤

州三百七十里而志云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九
十里自界首至信州三百五十里是爲六百四
十里也饒至池州四百八十里而志云北至州
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三百八十里是
爲五百七十里也唐賈耽皇華四達記所紀中
都至外國尤爲詳備其書虔州西南一百十里
至潭口驛又百里至南康縣然今虔至潭口纔
四十里又五十里即至南康比之所載不及半
也以所經行處驗之知其他不然者多矣

卷終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十五則

古鐃于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四
金者鐃鐃鐃鐃也以金鐃和鼓鄭氏注云鐃鐃
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賈公彥疏云鐃于之名出於漢之大予樂官南
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
鐃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圜二尺
四寸圓如筓銅色黑如漆其薄上有銅馬以繩

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周斛斯徵精三禮為太常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樂有罇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曰此罇于也衆弗之信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宣和博古圖說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王黼亦引段祚所獻為證云今樂府金罇就擊於地灌水之

制不復考矣是時有虎龍罇一山紋罇一園花罇一繫馬罇一龜魚罇一魚罇二鳳罇一虎罇七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淳熙十四年澧州慈利縣周報王墓旁五里山摧蓋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罇高一尺三寸上徑長九寸五分闊八寸下口長徑五寸八分闊五寸虎鈕高一寸二分闊寸一分并尾長五寸五分重十三斤紹熙三年予仲子簽書峽州判官於長楊縣又得其一甚大高

二尺上徑長一尺六分闊一尺四寸二分下口
長徑九寸五分闊八寸虎鈕高二寸五分足闊
三寸四分并尾長一尺重三十五斤皆虎鐸也
予家蓄古彝器百種此遂爲之冠小鐸無損缺
扣之其聲清越以長大者破處五寸許聲不能
渾全然亦可考擊也後復得一枚與大者無小
異自峽來寘諸籥籠中取者不謹斷其鈕匠以
藥錐而柵之遂兩兩相對若三禮圖景祐天樂
圖所畫形制不皆非東坡志林記始興王鑑一節

云記者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
古器形制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正爲此
云

孫玉汝

韓莊敏公鎮字玉汝蓋取君子以玉比德鎮密
以栗及王欲玉汝之義前人未嘗用最爲古雅
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
景讓爲御史大夫劾罷侍御史孫玉汝會稽大
慶寺碑咸通十一年所立云衢州刺史孫玉汝

記榮王宗綽書自有南北史選練十八卷云孫
玉汝撰蓋其人也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
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
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諱辯論之至切不能
解衆惑也舊唐史至謂諱公此文爲文章之紕
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
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人云裴德融諱臯高

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
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
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
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員
外同祗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
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
尤爲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如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悔託弟仁澤
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悔復請託之至放三四

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悔始
悟己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
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
名舉子不得以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
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
天成初盧文紀爲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
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
過一夕雉經于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
怪也

高錯取士

高錯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頗得才實始
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
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
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
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
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
云誤矣據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
節取狀頭錯庭譴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打

睿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
思謙自携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
塔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
中與求巍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
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
請侍郎不放錯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
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
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解明璫小
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

枝香然則思謙亦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凶璫
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
大和三年錯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
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
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
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
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尚書省奏擬兩部

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
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
部班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爲吏
部尚書李双盧從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
書陸象先盧懷謹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
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
爲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
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
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

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閒劇異宜武
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
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廂軍名
籍及每大禮則書寫蕃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
局如金吾街仗司騏驎車輅象院法物庫儀鸞
司不過每季郎官一徃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文官即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
至於階秩品著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文散階

左兵

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訖于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易舊省部寺監名稱為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為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塗轍太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卒伍廝圉玷汙此名又於節度使至刺史專

漢之郎官本起于衛尉大夫亦可為武臣階官唯觀察使事餘不同耳

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在唐為方伯刺使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曹思倖所得處哉此其名尤不正者也

名將晚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勲而晚謬不克終者多失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殺袁紹二將顏良文醜於萬眾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盛矣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

文醜非壯綵所殺

孫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饑凍而退及思政徙荊州舉韋孝寬代已歡舉山東之衆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敗歸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致書於崔猷猷曰襄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易相應接潁川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頓兵襄城而遣良將守潁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爲患宇文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

紹宗之死出
于不幸

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爲俘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潁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衰削之餘北伐高齊將略人才公卿以爲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爲王軌所困欲還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潛軍突圍復不許遂爲周人所執將

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殺建成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畏天戒於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猶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謙嗣昇封王皆以上皇誥而出命

又遣皇帝巡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無與堯舜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倞注荀子

唐楊倞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注以為康誥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梗思得特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迥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證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韓儀所撰曰夢傳巖而得真相則商

道中興獵渭濱而載獻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逢多難渴竚英賢暗禱鬼神明日果得哲輔契予勤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徊翔而不振彌正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農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委化權用昌衰運自我拔奇寧拘品秩百度羣倫俟爾康濟其美如此儀者偃之兄所謂暗禱鬼神明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纔半年而罷後

貶柳州司戶衆軍制云不爲自審之謀苟竊相
援之力實因姦幸潛致顯榮亦謂實可弭兵學
能活國富半歲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
辱中台頗興羣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
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袞以今觀
之適足詔後人譏笑新史贊謂捭豚臠而拒羶
牙趣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十五餘使至宰相凡領四

十餘使第署一字不能盡胥吏因是恣爲姦欺
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其拜相制前銜云
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
劍南節度支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
道採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
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采
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崇文館
學士脩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管
當租庸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槩可見矣宮市之

事咸謂起於德宗正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正元末以宦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輔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

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八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鎰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爲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斂馬遣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爲不然亦無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說耳按天聖

編勅諸文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見樞密使副參知政事避路同宰相其文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勅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文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省官相次同學士之儀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南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

文者觀文明
者端明

應節度使至刺史並綴本班中丞揖訖入宰相
降階南向立於位乃稱班文武西並北上臺
官南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寮拜宰相答拜訖退
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樞密使並階上列
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客
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橫行副使見宰相
樞密使並階上連姓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
副樞並列行拜若諸司副使閣門祇候見參樞
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威其嚴如此已而浸廢

文潞公富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
迎於門言者乃謂隆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
禹玉蔡持正爲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
行乾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吏寅緣得副承旨每
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爲相獨
抑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于右序不索馬及王
抃以國信所典儀吏爲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
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自引所爲文

東坡爲文潞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按此二詔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答皆坡所行也又繳還乞罷青苗狀云近日謫降

呂惠卿告詞云首建青苗次行助役亦坡所作張文定公墓誌載嘗論次其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軾爲知言又述諫用兵云老臣且死見先地^帝下有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責呂惠卿詞亦然乾道中邁直翰苑答陳敏步帥詔云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爲敏作神道碑亦引之正以爲法也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